宰惠紀畧

寧惠紀略題辭

光緒乙酉、沈子衡明府重修惠民縣志、延教授李南渠夫子爲總纂、鳳岡亦濫厠採訪、維時館於郡城、時與南渠師晤、丙戌夏師語鳳岡曰、書成汝宜校對、嗣沈明府以升任去、此事遂廢、迨志書已行、校勘首列鳳岡名、其間錯訛雜出、閱者咸相咎、因粗閱一過、摘錄錯誤百餘條、呈於南渠師、師引咎曰、當及余身親爲改正、每晤而未嘗不以爲言也、志未遂而卒於官、歲丙申邑宰柳公純齋任斯邑、鳳岡謁見、談及縣志事、公銳意自任、猥以河工災賑、應接不暇、匆匆者二載、己亥秋、鳳岡解館歸省、公留之署中、共訂錯誤、併採前志遺漏、及十二年以後事、未竣業者、

俟冬杪足成、公因於簡討之暇、將四年來見之行事者、爲宰惠紀略五卷、附諸志乘之末、而弁序於首、并以命鳳岡曰、惟汝知我、可復綴以序、鳳岡不敢辭、序曰、士君子讀書稽古、得所藉手以臨其民、爲賢員爲循吏、所至人樂、所去人思、豈有他哉、亦曰興利除害而已、興利除害、亦曰仁而已、孔子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爲仁之方、孟子謂以羊易牛、是乃仁術、仁行而方見焉、仁窮而術出焉、蘊之爲心、措之爲政、敷之爲教、歷前賢所已行、而不爲固陋、變舊法所已定而不涉更張、勇於冒險而非徼誠、可感神而非偶、奪彼予此、而不必自我責其利、有開必先、而不必自我收其功、苟屬徒勞、雖中道而可輟、苟著成效、即任怨而何

辭察之於己、施之於人、行之於今、傳之於後、仁人之用心如是焉足矣、公宰惠五年、惟日不足、凡河防、城隍、賓興、義學、諸大端、罔不悉心籌畫、次第舉行、紀略五卷、附諸志乘、使當時覽者知其行事、如見其用心、並使後世覽者、知其用心、思仿其行事、則造福於我惠邑者、豈不大哉、或曰自序云、閱某志凡例、本任官政事概不列入、茲何以附後曰、此史家之體例也、司馬遷示百家言成史記、而附以太史公自序一篇、孟堅踵之而爲敘傳、公之紀略附入志乘、別爲一書、又何嫌焉、光緒二十六年歲次上章困敦余月、治晚李獻剛謹撰、於希賢講舍

自渤海遂以政績著於班史後世言政者多稱渤海所治地當今直隸天津及山東武定諸郡縣余家故天津宦山左沿河下游長隄以北即武定府境往來其間者最久嘗北涉滹沱南望馬谷察其民風物土數百里之內苦樂頓殊慨然想樹榆畦韭之遺不可蘊視雖時移勢易豈不以人哉武定既瀕大河數被沈災凋敝尤甚惠民為附郭首邑斥鹵之壤波及之餘田里愁苦歎息饑待振溺待援惟賢有司是賴余友扶溝柳君以名進士知縣事宰惠民者五年上下之交孚官民之與洽政成廢舉始其移去余與交十載稱莫逆稔知君賢能嗣事河工又習聞其政聲憶往歲過君署齋欲然道故且為余具述所以飭吏

治者、皆秩秩有條理、今雖移去、惠之士民、嘗有刻石頌德、列狀紀功、如賈雒州陸浚儀故事、抑或追慕詠歎、形諸歌謠、河渭十奇、錢塘一錢、安見古今人不相及耶、雖然世固有心焉嚮上考、張皇治具、以塗飾觀聽為能者、至問其平日所興除利害事、囫了不與人、無足稱道、甚非以虛名可襲、而實際難誣乎、今君既發志乘補遺、乃紀其守惠之實政、錄以付梓、自序其歷略、郵寄示余、且曰、達官大人之序、不必有、于與瀛舫之序、則不可無、瀛舫亦我諍友、時守濟陽、幹濟時艱、為大府所器重、余方以備越領郡符、自愧不習吏事、未克於君之政績、有所發明、度瀛舫必能暢論之、姑以俟焉、抑吾聞之禮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治又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君之治民已有成效若盻如此而斤斤焉貢言於瀛舫與余是朋友之誼所當盡者余不得而辭也聞君移治東平未及三月戢萑苻懲奸蠹奪赤子於虎口中已卓然克自表見吾知他日有繼是書而成編者當不惜自掩其前媺以信今而傳後是又後諸良史氏之採錄而非余言之敢私矣姑就是書之成誌余所以知君者君此厤見君平日信乎朋友者有道哉有道哉光緒辛丑端陽日如弟天津徐世光拜序

余於戊子秋游學京師越二歲庚寅禮部制舉文山劉五行滿剛傳上則河南柳公純齋作旭安此時知其爲文而未知其爲人也又數載公受撫軍李公知除惠民令余於惠民故多姻戚計偕來都者咸嘖嘖頌公賢今年春公移牧東平余館於東平三年矣四易主人無告無舉既相見知與家君癸酉同譜直而好學剛而容物脫略形迹引爲小友旭安此時知其爲人猶未知其爲官也甫浹旬頌聲四起有叔度何暮之嗟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教未及施而得民如此豈偶然哉諺曰官之好醜去日方知微公之吏治於東平不若求之惠民適刺史郤君介眉奉府檄至州於其座得公孚惠紀略一冊携歸讀

之其爲文爲人爲官乃盡得之矣古今政治之書汗牛充棟然皆託之空言而不能見諸行事即行矣或誤國或病民戚少保自敘其書曰事實則不美觀美觀則不事實紀略者記事也非記言也事實也非美觀也公中州宿士偃蹇名場者二十年登第時蓋將五旬他人處此亦鰓鰓焉爲子孫計亦可坐談遷擢而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利病又安問乎公治恤民五載政平訟理行一事必酌其通出一令必求其是正田里議征榷振災荒興養也補志乘增禮器設鄉校立教也嚴保甲清訟獄勵官方也懲強宗戮大猾申國法也至防河勦匪二事則禦大災捍大患關繫民生國計者

也漢宋循吏半出儒林史稱倪寬董仲舒以經術潤飾吏事公蓋學優則仕倪董之亞歟雖然旭安吏有厲聲於公者公扶溝人也居近洛北宋之世洛學爲天下冠大程子解褐令扶溝其教思所被後世必有興者我　朝睢州湯文正儀封張清恪崛起七百年後挹其流風餘韻蔚然理學名臣公去兩先生遠而讀書窮理勳與之合宰一邑一邑治他日宰天下天下必治黃霸爲相聲名減於治郡豈所論於公哉則是書第河之崑崙而龍門馬頰皆支派矣公之經濟學問亦孰得窺其尾閭乎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公之教身教也我之教言教也故教之三年而不如數日者聽公弦歌音將學道矣

光緒辛丑三月既望年愚姪聊城傅旭安識於龍山講舍

宰惠紀略序

余宰惠民五年於茲矣，凡有裨於地方者，但使力之所能為，無不勉為之。此事未竟，彼事又續，草草勞人，終歲幾無暇晷。如黃河窩鋪改為調夫局，挑徒駭河淤塞，籌修城費，栽護城柳，以及舉行鄉飲，興整頓義學諸大端，皆已略著成效。其他或籌畫已具而未即奉行，或已奉行而未能盡善，除災賑別有日記外，凡舉大事無不記之，以備遺忘焉。歲己亥，延邑孝廉李蓀村補正志乘，并採前志遺漏及十二年以後事為一册，曰惠民縣志補遺。初欲將五年來見之行事者撮要敘入，嗣閱某志凡例有本任官政事概不列入之語，恐涉鋪張未核實也，甚為有理，因於補

道外別爲宰惠紀略、以年冠首以事附之合爲五卷附入志乘可也不附入志乘亦可、總使閱者見余之行事、即如見余之用心、而所行或有得而無失、或有失而無得、或得失參半、或得不償失、一聽人之高下其議論、而余於赴鄉時、明查暗訪、反觀內證、或亦自鏡之一道歟、余於備後人採擇、余尚不敢自信、而敢賜其告誡、茲以量移將去、謀付諸梓、用序顛末云爾、時光緒二十六年、臘月、扶溝楊燮自序、

古人著書各有體例或年經事緯或義聚類從紀略者紀事之大略非如漢紀晉略斷代爲書成一家言也況五年中公私奔走萃廚蝟集或事後追書文成旋棄得之與中錄之河上其日月漫不記憶授草寫官繆譌百出方欲斟酌體例重加正訂而移牧東平遂攜之來晤主講孝廉傅曉巖孝廉遊人與余同譜誼屬通家時時過從談時事論文藝嘗以是書質之并詢其條例孝廉曰公之書紀實也非紀文也草創足矣更加討論修飾潤色斤斤爭勝於文字此操觚家所爲豈牧民者之能事乎則命名之義失矣且考之經傳本無體例春秋體例由公穀而彰馬遷體例

至史通始著文選標題亦慎矣後代古文大家猶訶昭明不學強分義類兮據事直書仿古人筆記漫錄之體奚爲不可余韙其言遂屬其門下士十餘人分校寫定而是書之成蓋有前緣云柳室識

扶溝柳堂純齋著

余於丙申年五月十三日履惠民任竊思牧民者為民除害也為民興利也耶律文正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夫除害必自近始恐門丁書差勒索安班鋪堂和息等費遂出示嚴禁云照得本縣籍隸扶溝世居鄉鎮大凡衙門之積弊閭閻之疾苦無不洞悉且豫省與東省毘連書役弄權玩法嚇詐鄉愚亦多類似每見蚩蚩者因事投訴而滿腹冤抑代書不飽慾不作呈詞承行不飽慾不為轉票原差不飽慾不為下鄉及至兩造已齊而中證未至其樸實者則竟私押班房私圈飯店必使其精血耗盡而始為之稟到更有一般架訟之人從中撥唆應結不結

使逐年累月纏訟不息其實兩造之夙憤已平欲求不訟而不得而書役訟棍遂又借此爲生詭計代遞息呈必需月給訟費大衆分肥方能無事噫小民之脂膏幾何焉能供若輩之吮吸乎言念及此殊堪痛恨本縣涖任之始力除積弊除將門丁嚴加約束并隨時察查外特先牌示與爾等約法爲此仰書役人等知悉凡有詞訟差票量道路之遠近定票限之速遲將內立有限籌隨時稽查到限務要送審以候訊斷倘逾限不送抑或延宕擱案定即開單嚴比照例懲辦所有從前一切不經名目勒索錢文概行裁汰嗣後如有書役假門丁名向鄉民需索錢文者準其來宅門呼籲本縣自有處治倘爾鄉民見好書役私

相饋送一經查出亦當予受同科言出法隨愼勿輕試

余中州陳郡扶溝縣人也去里居之西偏不數里有惠民河焉今承乏斯邑天然符合使名實不符負疚良多矣且知縣者知一縣者也試自問果能知否耶爰製聯語懸之堂楹觸目警心焉家惠民官役惠民須在在顧名思義務使惠民民受惠職知縣俸亦知縣非時時訓俗型方難云知縣縣周知

惠俗男耕女織樸素無華士敦品行不預公事入庠後有習刀筆者咸相與不齒未嘗不歎居近聖人風氣近古矣惟民情好訟每逢三八告期呈詞多至六七十張少亦四五十張不必果有寃抑即田產細故口角爭執纏訟不休及一準傳則又求息

因知好架訟者爲之然亦風氣使然在上者化導之無術耳夫民即甚愚未有甘受訟累者也而當其氣之所使往往蕩傾家敗産而不顧亦謂有父母官一訟便可得直及往返數次而理不能白悔矣理不能白而費又不貲凡悔矣使當日有曉事親友預告以此情未必不反而自思甘心相讓矣如架訟者方誘以甘言力爲慫恿誰肯破除情面從而止之乎茲於公暇作勸民息訟俚歌三章一告以訟師之刁詐二告以差役之憊劣三告以青天在上訟亦不如不訟之爲得而貪污吏可知刊印數千章發給鄉師莊長使詳爲告誡有能習誦上口者查覈賞以筆墨牋紙村農則賞以摺扇手巾等物以鼓勵之似此則人人

知訟之害不訟之利或亦轉移風氣之一助賦歌曰一勸吾民要息訟訟師與爾寫呈詞教口供不過貪爾酒肉將爾銀錢弄贏了官司百般索謝一有不遂架人將爾控輸了官司說你不會說話丟財惹氣落个不中用訟師之言千萬不可聽一勸吾民要息訟二勸吾民要息訟自古常言閻王話好說小鬼事難共一有官司三班六房那箇不想將爾錢來弄無論原告被告票上有爾名須把酒錢送不然帶爾進城用人看管使爾不得動過堂與爾熱壞話板子將爾打得重又況一日官司十日不了親戚朋友那箇來看不把酒飯用又花錢又受症細思何如不打官司不受衙役氣是是非非自有公論定二勸吾民要息

訟、三勸吾民要息訟、毋謂官清官斷十條路九條難預定有理

官司尙且輸無理如何能徼倖一切錢債細故口角爭競讓人

一着、个个將爾德來頌、應勝你告狀輸了官司冤上加冤再告

何處能取勝、贏了官司結下訟仇幾時了手定將爾來搉子子

孫孫不乾淨三勸吾民要息訟、

五月二十二日大風雨雹、和平等約所過秋禾皆平、行人不及

避號呼之聲聞於道、白丁林至汪劉鎮木墻折屋瓦多擊碎、烏

鵲死無算、黃河南岸船飛過北岸、落趙家坊民婦屋上屋傾、適

民婦出視未受害時河防營管帶杜君榮福河工提調李太守

慶霖以驗收稭料車馬人均吹入河內、幸水僅過膝、分用馬幭

事勢奇物蒙頭得無唆此誠數十年未有之奇事而駭人聽聞者矣維時麥已登場豆禾甫出土可翻種高粱折者復從根發生以故不爲災民亦無報災者余以事屬罕聞意在通稟察核格於例難之强之行時已喧傳到省稟稍遲又淡淡著筆中丞李公閱稟震怒謂匿重報輕將不免密委武定府倘濟南府劉候補知縣陳瑗數來查始得白有札仍照原稟王判鎭等七莊歸入秋災較輕以示體卹實則此七莊豆禾亦登惟高粱減收耳由今思之非一已確有定見其不至列入彈章者幾希蓋一行作吏羈咨多入成例所在往往拘守夫成例而果可拘也請觀前事抑成例而不可拘也則司牧者當知所鑒矣

余接篆任事後、檢押犯簿、在押者十餘人、問所在、六班該管總役、均稱除賊犯押捕班外、其餘向無定所、每遇詞訟案內應行管押之人、即交值日總役看管云云、查該總役等、均賃民房散居署外、六班押寓、至有九處之多、私押斯縱、在在堪虞、即使親往稽查、而指鹿為馬、呼李為張、何以知之、欲除此弊、數月以來、刻刻在心、詢悉育嬰堂者、兩縣淩故合之捐建也、以無欵興辦、年久廢弛、昔差寄居、久假不歸、而孤貧中之狡者、時出而訟爭之、余親詣查勘、在署之西南隅、相距尚不甚遠、院落亦稍誰敞、雖房屋殘破、略加修葺、即可完整、遂驅逐昔差、於十月十二日興工、計十日而工竣、改育嬰堂為候審公所、題額於門、需錢

百二十緡在地方錢糧息銀內提用報銷其册立案內北屋九間爲押寓東屋三間爲看役住處每班派誠實看役二名常川看守仍責成各該總役分司其事似此則官易於稽查而積弊或可去其太甚焉至育嬰堂俟籌有的欵或別購宅基或將此地退出別建押寓惟後之君子是聽焉

甚矣爲政之難也蓋興一利即有一弊一有不察則善政轉爲虐政是以作州縣官必時時與鄉民接見乃可得外間一二眞情而一切衙門弊端不至茫無聞知矣育嬰堂旣改爲候審公所原以被押人犯散處六班不易稽查恐有勒索凌虐情弊謂爲虐政得乎乃近聞分押仍一班需

索合押則六班需索需索不遂凌虐繼之是欲弭弊而轉

增弊欲恤人而轉累人殊與初心大相刺謬推原其故皆

由但派散役數人任其事總役全不過問以致日久弊生

非立法之不善奉法者之不得人耳儻不力加整頓又復

成何事體茲擬將有罪可科人犯分爲一室曰押館如拐

犯兇犯之類其無罪名者另爲一室曰看管如錢債戶婚

田產錢債細故之類即派該總役等輪流值日每班派看

役一名常川伺候五日一輪周而復始倘有弊端無可

推諉當即傳諭差役並出示嚴禁復派誠實家丁一人充

作班管不時往查余亦於朔望行香後親至其處呼押犯

笞罰之，如有從前物索凌虐情弊，立將該看役從嚴治罪，並將值日之總役責革。立法如此嚴密，庶幾弊可去其太甚，而不負下車泣罪之初心歟。然久之弊又不知從何處生，是在牧民者之隨時隨地盡心焉已耳。光緒二十六年二月追記。

余改有與堂為候審公所，原以恤犯人也。嗣有識者告余曰：分押則一班需索，合押則六班需索。是以重加整頓如右。然終恐為地方留一弊政，故補正志書目錄已戳出將有與堂改為候審公所字，後復揭去，該存復舊也。乃半年以來留心查訪，又有識者告余曰：六班需索，共見共聞，不

敢過甚一班需索除犯人無一知者稍有不隨任意凌虐無所不至矣且合押州縣所同也分押患民所獨也天下事但論是非而已若論流弊有一政即有一弊因弊而廢政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可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是在行政者隨時考察去其太甚已耳必欲無弊何政無弊豈祗候審公所而已哉余聞之反覆思之由前之說直言也可以規吾過由後之說通論也可以堅吾行故並存之以自考且以待後之考者而候審公所不復更張云光緒庚子十一月

徒駭河淤墊數十里頻年為災考徒駭乃漯河俗呼土河因誤為徒駭非九河之徒駭也光

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方邀集闔邑紳耆議興工疏消而責河（即昔之大清河考者謂之濟河）報險羽書一時數至皆即飛馳河干挨次查勘堤上邵家王聶家皆稱險要尤以清河鎮迤西爲最時丞防分防各員已於霜清後銷差丁督辦因事請假回省在工文武惟提調倉太尊爾頗彭營官秋揚二人耳丁既不敷分布稭料亦無一存者兩次請款中丞李均靈於河工積習報險不實斥不與且即有款倉猝難購亦屬緩不濟急隄既坍塌後緩水又溯出倉提調覩此危急捶胸頓足幾成身殉之勢余亟問彭營官曰有料尙可爲乎曰何不可但何處得有料耶余曰姑圖之一面諭該首事率地方於本鎮四街挨戶翻搜得料二百餘束

先將呢之湧水處填塞一面繕寫朱諭多張諭沿河各首事催令有料之戶運料單內並註明每斤京錢五文即由該首事用河防局班發之秤驗收以昭平允每車若干束若干斤該錢若干均填給各料戶執照俟款到日按執照發價是夜分派各押號持單去後天明陸續送料十餘車意尚不無觀望以余到任未久官民未能相信恐有執照無處領錢耳余探知其意即對眾料戶大聲言曰將來公款不到由本縣墊賠並准以料價錢封完錢糧及復諄諄諭以各保身家性命之義該料戶始聯絡一氣踴躍爭先有一日送料六百車者料既應用民夫亦日上千餘人聽倉提調指授機宜帮同營勇運土運料晝日夜搶

護此而彼款詒未得手十一日辰刻風雨大作浪突過隄頂數尺後戗水出如湧泉在工各員張皇失措面如土色沿河居民負老攜幼爭移家高阜處哭泣之聲遙聞數里外而大王將軍又相繼而來噫是殆必欲魚鱉斯民乎抑牢斯民者之不職有以招之乎何怒之甚也適有梨園一部乃從紳民請演劇致祭並製祝文哭讀爲民請命焉其詞曰嗚呼悪之民凋敝極矣方堂之來命斯土也大吏進堂而告之曰今以此凋敝之民付汝汝其善拊循之俾出水火而登之衽席以無曠厥官堂曰唯唯誰忘之不敢忘是以視事未百日而有利必欲興有害必欲除日夜遑遑心力俱瘁區區此衷可告天日豈不以官民一體神

降之福有不雨暘時若河流順軌者哉詎意酉戌巳告霜清在
郎方聚父老於徙駭河之淤塞者謀所以疏濬之而黃河盛漲
羽書報險一日三至捧讀駭汗誠惶誠恐神魂俱失遂夙駕來
工督夫運料竭力搶護三晝夜王推家隄上邵家稍壩閘而
滿河鎮西險工迭出派之大而傾注狂風吹浪過隄數尺防河
諸吏驚顧失色居民扶老攜幼遷移隄上屏坐露宿苦難言狀
獨大王之意怒猶未息若必欲驅洞儆之民而魚鱉之者噫民
亦何辜而必欲魚鱉之也意者蘊之精誠不足感神而愛民之
衷未至歟果爾則罪在官宜罰一身與洞儆之民何尤且夫民
以官爲主者也官以神爲主者也民不得所欲求諸官官不得

所欲求諸神故禱雨求晴祈福禳災載諸簡册不以爲非豈好媚哉亦以不如是不足以明虔誠化災祲耳爰仿斯意招梨園備果品焚香製祝匍匐河干以爲民請命大王而無靈則已大王而有靈也者必將憐吾淵儆之民而不忍魚鱉之即不憐吾淵儆之民亦必鑒吾愚誠憐吾憐淵儆之民而不忍魚鱉之也既憐吾憐淵儆之民而不忍魚鱉之則自禱之後當水日以消大王率諸將軍而游行水府使河之在惡者囿於金湯不爲民患則是大王之威靈顯赫寔能出淵儆之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也空將協諸同事諸父老大慶安瀾用答神庥焉敢告謹畢和紙錢焚之叩頭無已至昏迷不能起左右扶余去坐稍定天

光緒壬寅河水漸消工亦略平而王夏家報險專馬頃刻三至據稱舊隄坍塌僅剩二三尺又無後戧危在旦夕余與倉提調方課同往詣隄上邵家報險亦如之乃分作兩路倉提調赴隄上邵家余赴王夏家並派各押號即罪惡民呼押號頭分持朱諭令各首事照消河鎮催夫運料無如王夏家屬平字約莊少人稀搶險數次民力已疲料亦告罄除諭和字約照舊搶工外並商同毗連之直字約就近協濟稭料相其地勢添築後戧一道該兩約首事深知顧全大局幫夫助料不分畛域余督工二日稍有頭緒十四日仍同清河見倉提調而隄上邵家亦督同首事趙丹桂等搶廂穩固矣是時丁督辦在省知工險款絀派勇丁送銀

千兩亥不掛詞發錢店易錢一面曉諭各料戶上料之日先者持錢照赴錢店領價概不經書差家丁手發求設而隄又續塌十數丈幸有餘料復督同搶護兩日始得平計自初八日公出至此十餘日署内公事不無積壓乃於十九日回城急爲清理並將搶護情形禀明各上憲立案然黄河大溜移靠北岸行鎮西頂衝坐濟恐終是不了之局也

愼祝後雖險工迭出而竭力搶厢卒慶安瀾誰謂神之無靈哉或謂二十四年濟陽桑家渡黄水爲災神不之佑檢視祝文祇求河之在惠者不爲民患神亦何嘗負我禱或曰當日何不概求而必指定惠民耶夫分疆而理各有專

責爲百里宰、而欲並鄰封之地亦代爲祈禱、不惟神不旨許、亦越俎甚矣、是在爲民牧者、各盡其職焉耳、時光緒二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追記

九月二十五日戌刻、奉到合提調函、清河鎭迤西、某山險甲刻馳赴工至王朋見家莊過渡、船戶作南岸、天黑夜寒、數十與不應、命健役涉水過艤、始獲渡抵工查勘、其危險更甚前、合提調以沿河二十里內外、料已多運工、價又未全發、恐再催不易、左支右語、懸慮萬狀、余視此情形、豈能坐視、盡廢前功、仍諭該首事等照前章辦理、該首事亦皆舊日之爲、遂分投四鄉、視爲督催、因此料物應用、合提調督率營委、晝夜搶護、又以工多人少

復調南岸郭管帶某帮工民夫每日上千餘人或二千人嗣以土廠難容徒耗民財不能工作乃酌定多不過千人少亦須七八百人視工之緩急爲之晝則運土運料得錢可備乾糧夜則留工一半爲覔住址每人給小米半斤令每村留夫一名煮粥一以散工後無處購買得此可以禦寒一以住有定所夜出險工一呼即至也一時民夫無不感奮深資得力無如此險方穩彼險又出五六日內屢瀕於危迨十月初一日丁督辦假滿到工已續塌七八十丈不可收拾矣問之土人均稱係昔有熊委員於埽上築隄刻已數年不無朽爛埽空則隄必墊陷毎四三里長隄皆是也方談論間余在隄上坐忽折裂下墊約尺許在左

右促余起余思如此坍塌何日能了與其使數萬生靈葬於魚
鼈之腹不如以一人當之孰不去而折裂處已見水剛剛然不
遂陷有哨官至拉余曰大王留情而不小矣方離座而隄已化
爲烏有余乃泣誓曰今年黃水必爲災惠民知縣栅堂惟有一
死耳願大王祭此愚衷哀而憐之誓畢泣數行下丁督辦慰余
曰子毋戚戚事尚可爲然非多築埽壩不可予督催料我督築
埽有料有埽轉瞬爲笑雖然何處有此料物之多哉前此料價
未發終恐誤事乃於地丁項下提銀二千兩易錢示期照街由
錢店領取鄉民聞之益覺踴躍先是徒駭河北不管黃河工雖
累催不應也茲聞余在工急迫論單一到無不樂從有四五十

與外送料至工者是以日需料二三十萬斤終不敷於用而工
亦漸支拾護程因焉是役也爲日十有六余僅帶家丁二栗與
諭單皆未奪自爲之由是則東奔西馳兒聲亦與民夫有日爭
閒者力爲排解唇舌幾敝二鼓後停工回寓與首事籌畫明日
需料若干何莊未到即書單或書票傷押號星夜往催料理略
定方睡宿而日間所歷堵埽夜不無蟄陷一有蟄陷在工人必
喊呼余性急聞聲即披衣起往往何候不齊徒步赴工差役家
丁隨後追之有一夜赴工數次者一日夜半在隄上坐椅工下
僅服單衣時已冬令覺微冷用手巾遮護之又冷用兩袖覆之
不知取衣也而今之暇疾即基於此矣嗣在工紳民以余過勞

非真險不合喊呼牖催民夫上工而已然余有所聞亦卧不安枕數萬生靈所關安能恝置哉統計前後用民夫三萬餘而守備舖者不與焉工雖平穩民困已極是以有改調夫局之議用料三百餘萬料戶無一人錢不到手實民從此相信而徒駭之役亦可以與衆共首事之尤爲出力者則候學約王與有劉瀜談綱字約遊丹桂稱料發簿寸刻不離至填寫執照則貢彭營官派人以避嫌疑招核實爲徒駭河北岸同送料則綱十圖王微修人字約于龍淡庚字約首事無人則總役劉廷凝任之均有微勞而不分畛域和衷共濟始終賴以有成者則候選教諭李心恕一人而已

甚矣任大事者不可有利害之見存於中也即如辦河之役自
事後觀之此曰萬民感戴彼曰頌聲載道本府倘向以余爲固
也至是則曰愚不可及丁齋辦與余非有相知之雅也其稟撫
憲則曰憊夫迂料井井有條李中丞方以夙逞事疑余也至是
則拱手道謝曰非君幾不堪設想復極以循良許之又於兩年
搶險保案內列入異常勞績其得名已如此前後動發料價數
千傷河防局照發官民既不受累而無昏墊之災有豐穰之慶
錢漕亦照舊征收其得利又如此誰不謂此舉之善者然試思
當日能決功之必成撫憲之必發料價乎倘一跌蹶上憲可以
劾屬吏屬吏不能罪小民勞而無功怨聲載道其害一數千金

巨款既經着落必歸余墊賠且涉河干勞民傷財無益於事其害二百姓送料出夫疲敝極矣繼以水患必難支持其害三有此三害預存於心則氣不調而自餒力不用而自疲而欲事之成也得乎不獨此也即預存一圖利之心亦必難濟事當余猶哭禱神時聞有議於後者曰彼以河決則必辦災辦災則必緩征故如此痛耳此誠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矣其實余一無所知但知前任孫人也其居官行政不必有過於余也余亦人也其居官行政不必有遜於彼也何以彼三年於茲不爲民造災而余至即爲民造災耶夫誠不可得而挽也不如死之爲愈也不然復何顏而立於人世耶此一片愚誠固結於中

而不可解彼明神者或攻而惱之耳利何知焉吾故曰任大非者不可有利害之見存於中也。

日者余與或人言曰、人之作事不可有成見、天之於人亦往往無成心、或曰何以知之、余曰以清河之役知之、憶赴任時路經其地謁丁督辦、辭歸余曰、貴前縣孫終年不一到工、州縣有地方責非能常川住工者、然有不可不到工者三、一勘驗搶鑲、一伏汛、一秋汛也、衙時彼謠謂余到工三次即可如願、余亦謂到工三次可謝無過、而豈料後來住工數十日、直以河工爲已事乎、天之不容人有成見也如此、尤可見者孫終年不到工而工亦若無需乎孫者、余住工數十日、直以爲已事、而工即若必需

乎、余者工同而勞逸不同、必存成見焉、則大事去矣、或曰、若汝所論、則逸者不為失、勞者不為得乎、逸者天所厚、勞者天所薄乎、余曰、此又不然、孫以有可安於逸者、故不必任其勞、余則無可委其勞者、故不得享其逸、總之天心仁愛、不忍斯民之陷溺耳、而厚薄何有焉、得失又何有焉、且一縣大矣、一縣之事夥矣、逸於此、必勞於彼、勞於此、必逸於彼、若得以河工一端判得失哉、或曰、子之言誠是、然不曰不過盤根錯節、不足為利器乎、不曰、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乎、吾以為孫公不能任其勞、故以逸予之、未必即為失、而天要不為厚哉、公能任其勞、故不以逸予之、未必即為得、而天要不為薄、人之作事、固不可存成見、而

天之待人或未嘗無成心余方欲與之語或人不顧逡巡而去

至志乘郡城義學有五縣曰儲英李文定公之莊建立尊經梁

閣傍其世世子孫相傳施教每歲修俸六十金由縣發給與史

代領乾隆五十二年邑宰王君修齡立石爲記其四門義學自

太守劉君天錫創立每歲提鹽規四百千爲延師束修之資道

光二十二年太守陶君慶增立柴定爲常例但稱四門義學而

無名余以宣講 聖諭令五義學塾師按五十集期輪流每

義學捐廉發給洋貼錢十千亦由與史代領因各命以名東門

曰作人西門曰成德取東作西成之義而南門則曰歌風北門

則曰拱辰取歌南風星拱北辰也此外又有城鄉各學亦直

加整頓以廣教術焉曰爾維州縣爲親民之官必須教養兼施方可以正人心而厚風俗然欲興教化必先端士習欲端士習必先立學校夫學校之爲教亦疏矣今日興學遂求微言將絕尤以宣講聖諭爲第一要務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旨哉言乎當遵而行之矣查惠民城鄉新舊義學二十處圍堤鄉學五百餘處每學將憲諭頒下　聖諭衍說各發給一本新刻　聖諭俚歌十本衍說所以訓成童教中材俚歌則使知愚民鄉里小兒皆能習誦之務使家喻戶曉深明大義進退揖讓物宜程規則務諸各學師教者學者咸知振作由此實力奉行久而不怠或亦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助歟

一義學塾師必須責成各該首事延訪誠篤端正之人、求縣公保、俟批准後由官備具關書優加禮貌以昭慎重、

一義學有大小之別、果有才堪造就、無力讀書者入大學、其資質明敏、初次開蒙者入小學、然必須眞貧之戶、方准送學、稍堪自給者不得混入、其眞貧之戶並准由學東酌給紙筆、作正支銷、至修脯之外、塾師不得向學東索取分文、如課讀得力、學東願酬勞者聽、

一義學課程與家學無異、塾師必須終日在館勤懇訓誨、儻或曠職誤人子弟、無論官紳查出立刻更換、不准聘徇情面、以期認眞、

一城鄉義學修膳、有由官紳捐發者、有由地方公項提出者、有經官者、有不經官者、務須逐一核實、分別立冊、以備查考、庶可久而不廢、

一城內有儲英義學一處、訓蒙義學四處、除應支修膳外、現由縣每學捐發津貼京錢十千文、令塾師每逢五十集期、輪流在大寺前宣講

聖諭一次、責成府縣學官及府經縣丞等輪流倡率、至朔望宣講、仍以原派拔貢生高紹顏宣講、每次由縣捐發京錢一仟文、亦或由府縣率同城官紳等自行宣講、以昭詳慎而動觀聽、

一四鄉義學有在集鎭者、應選照於衝要處所、一律宣講、至

各學訓蒙應將　聖諭中倫常大義引證目前實事使其淺而易曉若塾師宣講得力由官隨時加獎以示優異

一義學及各家學肄業學生無論成童初學應將　聖諭列作課程細加開導如遇縣試有能將　聖諭默寫宣講者雖時文稍有瑕疵亦當列入後十其次有能熟讀者即文理不通亦準其終覆似此優加獎勵庶可力返積習以正趨向

一城鄉童蒙及鄉愚不識字之人如能將新刻　聖諭俚歌信口熟背者由官隨時赴學下鄉而試賞給銀牌以示鼓舞

一學憲華原頒　聖諭衍說、不敷分散、由縣自備紙工、刷印五百餘本、分付各學、如有遺漏之處、准學吏來縣請領、

一新刻前北口道原任海豐縣知縣湯所編　聖諭俚歌十六條、簡而易明、除發城鄉各學、每學十本、使童而習之、終身不忘、復散給各約耆莊長、俟農隙時亦可剖晰大義、以期漸推漸廣、轉移風氣、

章程十條、擬定後、抄呈詳院李中丞批云、據該縣整頓城鄉各學、責成塾師、宜講　聖諭、並設獎勸章程、請捐緣由、敬敦勸學、風化攸關、該令蒞任以來、諸多創舉、今又整頓義塾、並推及闔境鄉學、統以宣講聖諭爲正宗、所議甚

程亦甚詳明切實且處鄉愚無知文武役刑發　聖諭
俚歌使之家喻戶曉不惜捐廉與賞激勵人心當茲興學
爭鳴該令獨能清源正本不愧好官本部院實深欣佩仰
武定府轉飭照辦務須勿懈厥終以收實效

縣二堂折獄之所也，前縣蘇縣，循理守法原情六字，頗能如是聽斷之能事盡之矣，雖然，此亦就已成之獄言之耳，若當初審理之是非莫判，何以循法之極，理未定，何以守情之真偽莫知，又何以原乎，況鄉野之夫不識尊卑，一至公堂自覺理直任意頂撞，臨之以怒而頂撞益甚，繼之以刑而頂撞更甚，然則將如之何，祇好忍其氣禁其刑，姑使之去已耳，滋閙一場無理無法無情，每遇此等事飲食不下，心常作惡，雖明知若輩目無官長咎由自取，然究屬刑及無辜，常以血氣用事，涵養未深爲慽，而老吏則曰，辦案須會生假氣，夫氣發於性，焉有假者哉，且氣假

而刑則直矣。直氣所使，刑不及檢，猶有可原。假氣而刑濫用，其何以說焉。昔是以祛乖戾乎？是言也，反覆思維，無可如何，乃於二堂復懸怒氣禁刑四字額，遇此等偏強之人，氣方欲發，循此則怒之不發，刑方欲用，循此則禁之不用。一聽若輩遂其所欲言，而後婉以詰之，曲以諭之，彼亦無能自逃於理法之外，而用情庶不至失宜，是亦以柔克剛之道也。不愈於氣已發而後怒，刑已用而後禁之，自貽後悔乎？有此一番強制，濟以平日之涵養，久之將氣不怒而自和，刑不禁而自中，則所謂循理守法原情者，庶可得而言矣。並撰楹聯云：片言折豈能當，獄未定，任衆口辯論，不依所求者，祇公平二字；大法寬何有，但刑例加便終

身飲酒難盡到月時須衙懈一節

官之有衙署，猶民之有居室，食息於斯，起居於斯，讌賓客於斯，謀子孫於斯，判斷公事於斯，宜如何整齊嚴肅者。乃民之居室，農父之樸者謀堅固，士大夫之秀者謀華爽，而官之衙署獨不然者，良以居室創之先代，傳之後人，子子孫孫，永為已有，而衙署則三載考績，六年任滿，一旦他徙，不知落何人手。況缺之苦者，欲求上憲之調劑，缺之優者，恐上憲之調劑他人。履任之始，即存交替之心，其視衙署如傳舍然。夫焉有以行旅之人而代修客館者乎。是以無論實任署任，樸者秀者，但求蔽風雨而已，未有謀及修造者也。然吾謂署任不謀及修造則可，實任不謀

及修造則不可足以蔽風雨、不謀及修造則可不足以蔽風雨、不謀及修造則不可惑民自貲任韓翼諸孫前縣代理將及三年、無時不以傳舍視之而初不料羈居至於如此之久也丙申夏五、余以貲任來接篆一日堂皇坐判事大雨傾盆堂上屋漏如瀑布堂下既皆水沒膝退居西廳地板亦幾滿泥滑殆不任足仰觀頂棚下垂如甕滴漏漏不止賬房門房水盈尺人蹲踞床椅上此外之不足蔽風雨也上房經韓任新修而土鬆瓦動、溜滴淋無乾處以盆承之那皆聲如淋鈴東西屋盡傾此內之不足蔽風雨也錢席屋梁折幾壓人死移與刑席並居東牆又欹、此書房之不足蔽風雨也庫房自遭火災後雖如土值日

費去白費捐諸立夜則促膝倚暖閣坐待旦此班房之不足蔽風雨也至大門儀門之敞側戒石坊東西坊之傾覆又不待言矣是即旅人客居猶且商之居停主人鳩工庀材尅日興作而況實任如余者乎乃與姻友李光宇謀西廳三間拆毀重新二堂與上房翻瓦而已賬房東西屋以及書房門房班房或全新或新舊參半不必華美庶幾堅固總期足蔽風雨而後已戒石坊所以自儆東西坊大門儀門所以壯觀瞻危者扶傾者植缺者補殘者續暗淡而無色者加以丹漆煥然改觀統計費京錢一千餘緡而無風雨之苦有室家之安獲保蒙獎皆是乎依在昔紳謀之士未必不笑爲人作嫁之愚而今之據爲已有者已

雨易寒暑矣其愚耶其不愚耶願後之君子隨時補苴無使儆風雨之不足則衙署與居室同視而竪固難矣從其所好焉可矣豈必預存五日京兆之心哉

州縣之弊假以漕項爲餉一大宗其征收本色每一石收至三石外藉官既略無限制書役遂得上下其手從中漁利其狡者甚至多方把持官亦忍氣吞聲姑置不問非不問不能問抑不敢問也聽政事至此尙堪言哉自胡文忠公奏請改爲折色天下豔一山左閻文介丁文誠相繼奉行每漕米一石祇準收足串京錢十二千文一切雜費及書役賞號均在其內不得稍溢多取於民從前弊竇已經埽除而陞任四川總督前中丞李文

奏准裁減漕糧捲尾通飭立石則有漕州縣弊絕風清矣惟書役仍前把持即如惠民收漕一石不待官買漕糧房庫房公然由正項內扣斛頭銀壹錢八分不知有何例案直以爲必不可少之數按歲收中稔可得銀一千三四百兩雖該房有應支差項而爲數亦未免過鉅因思與其徒滋若輩中飽何若量加裁減以公濟公乃酌提銀八分歸節省項下每年約得五六百金分交十屆當商以一分生息詳明撫憲立案嗣以該房懇求由上酌還二分有科場年用作賓興拔貢會考元卷銀八兩貢監生員鄉試元卷銀二兩五錢拔貢朝考舉人會試元卷銀二十五兩寒士加增亦不得過三十兩以示限制無科場年留爲修城本金無論地方何等善舉不得動用何値任卸歸入交代案內核辦以昭愼重而

防挪移、由是三五年後、積累既多、卽生息銀兩、已足敷貲與之用、則修城成本、歲有所增、不二十年、便成鉅款、兼之護城柳株、利亦無窮、何患城不能修哉、誠恐後之君子不知端底、自久弊生、挪移所籌經費漸成子虛、豈不可惜、爰撮其大略、俾後之君子有所考鏡、

惠民爲附郭邑、其城則武定郡城也、十屬之保障係焉、必須屹立巍峨、樹木蔭蘙、方足以壯觀瞻、資捍衛、乃風雨漂搖、歲久失修、加以頻年溢黃、近逼城根、雖隄甚堅固、得保無虞、而水浸之後、殘缺更甚、則修補其當務之急哉、惟是工大費鉅、既不能請帑項、災歉頻仍、又不能資民力、從長計議、除提漕項作爲修城

本金外、惟有餘十年樹木之取作集腋成裘之謀、因於城與濠兩面布栽新柳、城內隙地、關外點道亦如之、統計六千餘株、均責成四門首事地方及租種城濠地畝之人看管、三年以後大枝另栽城濠以外、小枝歸看管人按成酌分以酬其勞、總以種足萬株為斷、以十年計之、每柳一株、估值五七千、可得金錢數萬緡、即以此款與濟項同交當商生息、再依行次補栽新柳、由是生生不已、不惟城可謀修、即偶遭水患、亦可借資抵禦、不但此也、有此植物、將日千條萬縷、情致纏綿、既為郡城增一番生氣、夏日荷花世界、雜以柳絲、蕩槳納涼、詩酒往來、又為郡城添一段佳境、將地靈人傑、樹木之計、即以樹人、安知楨幹之選、不

於此卜也耶雖然人存者政乃舉苟非隨時補苴力加愛護斧斤既伐於前牛羊又牧於後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故國喬木何自來哉孔子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又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所望於後之履此土者至歌之者曰召伯之棠愛不忍傷我無仁政及民固不敢存此妄想也

二十二年丙申余以大吏請補授丘民令五月捧檄來任甫接篆後例謁廟見豐宮西偏一大廈壁殘瓦落危哉岌岌二尹梁君依是以習拜而問之梁君欣然曰老同鄉並問及此其有濟乎此非他乃吾中州前明許忠節公祠也其詳明史本傳考舊碑但稱得廢地於演武場墾之入其稞稅以供俎豆有司歲

祀閔斆云云，夫曰有司，非專指尹也。祠有宅一區，尹借以棲，有
田百餘畝，尹收其租，故主幽政惟尹，任修葺亦惟尹。今祠之所
傾，尹之負疚也久矣。雖然，尹缺清苦，謀饔飧不遑，尚有餘貲以
及此乎？以故國朝來尹斯者殆百數十人，而重修僅道光十
有一年，浙西錢君瑞芝。錢君獨有餘貲哉？亦以豫章湯公來守
斯郡，出粟提助之耳。今而重問及此，得毋有意乎？再四卜郡之
有濟也，遂入祠展拜，徵覩垣前破碣幾民碑，為低徊者久之矣。
修舉廢殘，牧令之職也；表揚忠節，風化之源也。又況事以桑梓
之誼乎？謂梁君曰：是惟令之責。嗣以奔走大清、徒駭兩河間，何
月循宿無多。曰：梁君亦以徒駭之役，數月不回，將一視事遂輟，

然每過其地未嘗不怦怦欲動也今歲夏五囑余姻友李公司其事缺者補殘者續朽腐者更易加以塗丹煥然改觀適秋丁梁君歸即日行典禮以妥神靈今而後有以謝梁君梁君亦有以對忠節公矣工竣樹石山門外大書前明中州許忠節公祠而即敘顛末於碑陰使後之人有所考並望合邑者亦以此事護之聽其廢墜而不顧也則幸甚是役也凡用京蚨五百七十有五緡皆捐廉為之梁君名玢懷慶府河內人李公名治國余同邑人並撰楹聯云抗節殲賊遐想毅魄英魂食報應同孫忠烈樹威渤海須知安民破寇錄功且先王文成

天下有不除暴而能安良者乎無有也乃欲安良而良終不安

者非不得其法即不得其人得其人而又有法以御之則暴者斂迹而良民自相安於無事州縣之有捕役特以除暴者也不網以法即借以爲暴案查惡民捕役多至七八十名少亦五六十名有總捕有散捕總捕名註卯簿散捕名未登註大約皆無業游民與宵小無賴之徒爲之工食無多全恃總捕之勢以訛詐爲生計縲票到手捕盜爲名騷擾閭里魚肉鄉民無所不至甚至勾通匪類白晝捕盜之人即黑夜爲盜之人贓賄既得縱諾名巨匪同飲共食若罔聞知官比過緊則以狗偷鼠竊搪塞之教供誣良種種不法令人髮指總之散捕恃總捕爲護符總捕恃散捕爲牙爪狼狽爲奸肆無忌憚在小民恐其誣陷不敢聲

究在官司無從查稽來由知悉即間有一二告發者一經提訊非無其事即無其人彼此彌縫互相包庇良之不安莫此爲甚推原其故皆由積習相沿不能實力整頓所致夫身膺民社責無旁貸又況奉上憲時以講求捕務諄諄告誡乎乃與幕友商於捕總中擇一誠實可靠者充當總捕及當堂挑選年力富強散捕三十名分派四鄉以爲之輔均責成該總捕出具切實保狀並將籍貫詳註卯簿並每名給腰牌一塊亦填寫姓名年貌編號烙印以防假冒而備稽查一面出示曉諭鄉民嗣後散捕下鄉緝賊或有批票而無腰牌或有腰牌而無批票或批票腰牌俱有而年貌不符盤出許鄉民綑細送官除將該散捕按在

官人役知法犯法加倍治罪外並將該總捕廳經丞緝捕勤惰隨時隨事暗記功過月終彙核勤而能獲盜者量予獎賞其惰者輕則責革重則懲辦如此明定賞罰力加整頓庶該役知所畏懼不敢仍蹈故轍而盜日以除良日以安於地方或不無裨益焉然立法雖善行之不力則亦具文而已爰撮其要而記之以便觸目警心隨時加察焉

王烈女者道字約雙廟王家王可之女王冉之姪女也許配孫繼明子童養五年無他嗣以兩姓小有口角遂意悔婚已經人調處無事女年及笄孫將諏吉為其子合巹王不許遂搆訟焉傳訊王冉狡甚以無婚帖為辭（北俗結婚但以換號為憑孫以水患號失去故王借此抵賴然）

前後五年其確證耶非余斷令原媒等於半月內另換婚柬，處令成親、旋於第五日、王冉報女自縊、且稱女誓不從蘇、出斷列命、詣驗棺殮屍、歸蘇不可、王乃領埋焉、竊謂女果如此、亦不智之甚矣、懷疑於心、不能去、嗣補修志乘、已采入李君鳳岡採烈女事以入、乃冰釋、謂女知父與叔不可欲、死以自明、女誠烈矣哉、若王冉者、既誣女、又誣官、真病賴病狂、不齒於人類矣、余以悔婚系不一、並為風俗、竊請旌誌、冀以為世勸焉、

國家之有課稅、原與地丁錢糧皆為維正之供、故買宅地必立契、立契必投稅、所以昭信守、防偽造、清界址、杜訟端也、況不割不稅、三年以後查出、半價入官、立法何等森嚴、凡屬田宅地土

之俄自宜無不遵照乃東省向不知稅契為何事間有一二投稅之戶非與訟希圖占理卽治買不明預防後患若尋常買賣田產投稅者百無一二民間既相沿成風在上亦置之不問及至搆訟白契無憑聽斷既難而貪污吏復借此罰以鉅款名曰充公實則肥己由是棍徒效尤借端嚇詐種種累民不可殫述究與稅務毫無加增推原其故皆由浮費過重官不以實價相告小民始則惜費繼則畏罪以致稅契一項竟成子虛身為民牧焉能漠視今擬於大堂東偏設立稅契局一處擇誠實親友任其事明定章程無論老契新契每價銀一兩按市價收稅銀三分契尾一張收京錢一千不准絲毫多取隨到隨稅無稍稽

遞至於推收過割勒索過甚亦與稅契有礙定為十畝以下者每戶京錢二百文十畝以上者每畝加錢一百文去老換幼者每戶京錢二百文均稟明上憲永為定章有不遵者准花戶來宅門呼冤即撥在官人役犯事本律加等治罪自茲以後投稅者絡繹不絕一時農民無不稱便且恐余去後再復前章並巡紳董張合一等勒石記之以垂永遠誰謂小民之無良哉亦收民者之不推誠相與耳夫牧民者之不推誠相與豈止稅契一事哉是以余無事不與民相見以心書之簡冊以相質證也

郡城有布市機戸與行戸疊次搆訟卷牘幾盈寸累尺名曰錢集定爲利藪嗣經褒陽兩縣民呂光順李木明等控蒙前藩憲湯委員查辦議定章程每布一疋收稅錢十六文一半作爲隆冬散放棉衣之資一半作爲經紀飯食之用復經前縣分爲東西二集西集諭米文璧等經理東集諭高紹會等經理各在案續查西集年終尚有存欵東集則收錢數十千卽以補修廟宇一槩了其希圖分肥正欲設法整頓間適查出高紹會把持集市浮收舞弊確情訊明將該武生責懲令具永不干預集場公事甘結仍將東西兩集合而爲一以洽輿情而彌訟端又與米

文鑑等酌立新章，毎逢集期，諭令本城福慶店等三布店經手，照章收稅，所收數目，按集開單報縣，發註賬簿，一月一總，將賬送縣，諸識稅錢，分存三布店，聽候提用，其零星布疋，仍令朱文鑑原議之丁姓經手，酌予飯食，總期商民相安，稅無偷漏，以不負設立義集之本意，三年以來，合前數年統計，所收奚過數倍，辦理尚有起色，去歲購買棉衣數百件，散放即提此款，窮民得者，無不懽呼，誠地方之善舉，而不可一日廢者也，况隨時整頓，其所收當更有多於此者，誠恐日久弊生，再謀分集，一時不察，墮其術中，則此一番整頓，豈不可惜，因略陳梗概，使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邑有自新王家，即窩狗王家也，其名自新，何以名，既不雅，而人又好爭，故以改過自新望之，該村向無義學，先是有總役劉延凝者，聲勢頗大，余到任耳其名，意欲裁抑之，該莊民王普雲探知其意，捏以欠伊京錢二百千來縣控告，該總役恐干責革，甘受其誣與之，嗣以分贓不公，自相攻詰，訊明將王普雲責押，追出京錢一百六十千，余復捐廉四十千，足成二百千之數，飭該管事人李殿選等，具領以二分起息，如還不到，責管事人賠，即以此款延師設立義學，初以束修無多，令該莊廩生王德儉任之，借李殿選閒屋，作為學堂，嗣賓東水火，又復興訟，斷令另延塾師，而王普雲以領義賑斂錢，又被控告，追出京錢二十八

千除花費剩二十四千亦作為義學本金各在案夫義學善舉也乃查為

該莊構訟之端其不知自愛趨利而忘義可知矣余惟以勸民

息訟親至其鄉中傳諭王李二姓曾非人同塾師生員唐某諄

諄以大義責之察其詞色似知愧悔因以自新名其村復以向

義名其學俾循名責實化其爭而相尚以禮讓以洗其趨利忘

義之陋習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王判鎮光無義學其義學自生員李思山之祖貢生李席珍延

立每年束修百千延請塾師凡窮民無力讀者概准附入誠

難得之善行一方之義舉也前縣楊倬雲曾予以獎儲秀匾

額誠大志爽余前以整頓各義學主其家勸令捐地數十畝入

官以所收之租作爲修金雖不必百千而可以永久若無自然之利富則衆瞻貧則廢矣蓋以興廢由己未有家道無餘而勉強爲善者也伊猶豫不能決而學亦歲歲舉行姑置之嗣以黃水爲災書屋坍塌學遂止客歲補正志乘事事核實往查始知而該生員深恐志乘削去無以對先人急謀興修惴惴恐後誠孝子之用心而可以見諒者也然余終恐不能永久因賞以匾額其儲秀之名改爲繩武以激勵之俾該生員顧名思義籌出底欵庶幾創自先人傳至後代繩繩承承胥替厥美矣

縣爲魏家集魏氏富戶也亦積德之家也其因公報效捐修河工拯急救貧諸善舉均載入志乘義行傳內以故繩繩承承罔

替厥美、不惟富者常富、而魏西垣、復以弱冠掇巍科、誰謂天道幾幾、報施無常哉、惟當店被水一宗、論者不無微議、然皆舖夥爲之、東主何知焉、余以既係鄰氏、魏西垣又口居於弟子之列、不得不以積德相勸勉、因勸於該集設立義學一處、束修百千、以濟夫貧不能讀書者、予以匾額、書曰振德義學、蓋先世之德及吾身而或不振、有以振之、則樹德務滋、其積善之報、將有不可限量者、區區一少年科名而已哉、是所厚望於魏氏、

攸邑東劉先生家莊、義學自田雲和、朱峻嶺、張懷禱、林兆廷、共立、公捐田三十畝零、爲延師之資、前縣洗世銓、曾給匾額、名曰三元義學是也、詞有匪棍劉維清者、擬亂措訟、意欲把持專利、

捏控田雲和吞使公項而田雲和以連年被水求延塾師張自
不清訊明願捐上地十畝交出賬簿不再經管而劉維清等胆
敢詐使田雲和京錢八十千勒令交出并押追所存磚數千經
朱峻嶺等保出交磚不誤具保狀甘結各在卷嗣明查暗訪田
雲和實係公正老實自經劉維清控告後鄉間有正不勝邪之
虞義學公事無敢問者正擬傳劉維清訊究間而張懷清以抗
不交磚控案準傳押令劉維清將所存磚作錢四十千繳案並
令具永不干預公事甘結復出示張貼義學祇准人告劉維清
不准劉維清告人以懲刁頑而安善良除給田雲和樂善好施
匾額以示獎勵外並將三元義學改爲扶正義學仍諭令田雲

和兗子幫同張懷清辦理，切涉疑懼借詞推諉，以重負余玉成之至意，然誠恐日久仍有匪類滋事，爰撮敘顛末而爲之記，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聖王之世耀德不觀兵，成周自武成大誥而後，散軍郊射，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用武，至春秋列國兵爭，競尚勇鬬，孔子傷之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則其尚德而不尚力可知，然自來有文事必有武備者，誠有鑒於太平之世，民不知兵，一旦有事，倉皇失措，爲可虞也，故俎豆雍容之地，不廢戎兵，和親康樂之朝，亦備甲士，武定自前明，爲庶人潛謀不軌，事覺發兵，制之平定後，乃命今名，向爲用武之區，至本朝猶設營制，遊

弁一員千總一員外委一員外閱十六汎統歸管轄每逢大閱之年調營候操以講武事而肅戎政焉城北有演武廳者撫憲閱伍於斯學憲試騎射亦於斯其由來舊矣年久失修傾壞不堪二十四年春撫台張有札來閱伍一切皆由縣供給倉猝之間措辦不易因命工將緊要處所分別修補以顧目前共用銀一百八十九兩零稟府歸十屬分上中下三等攤均攤已於三月底工竣雖未能堅固耐久而可以避風雨壯觀瞻指日院試可不亟修是亦一舉兩得者也至大修非千金不可須俟諸異日

訓蒙義學縣志不載余蒞任後延邑舉人李君鳳岡補正街志

例去馬家店已廢之學而以訓蒙義學補之學在城北方字約鄧家莊地屬惠陽交界故前志漏採查係同治元年陽信舉人蔣雕明邑人李斗詩勸捐設立有田三十畝收租以供塾師歲脩則立義社以助之誠善舉也或曰蔣非邑人不應入志夫勸學睦鄰一舉兩得又何必過分畛域乎村既應此誠之惠志可也因背英才樂育匾額以彰其美云

義學本地方善舉而不肖之徒往往視為利藪從旁覬伺經管之人初無不慎重十數年後中遭更變不經之訟而覬伺者即乘隙以吞公控告希圖漁利纏訟不休必至廢弛而後已甚矣其風之敝也即如諾子高家植英義學查係沙河南岸高元林

等、以築埝毀地、與北岸陽信等莊搆訟、經陽信舉人李文標等處、令包給京錢四千千了案、高元恆等、即以此款在該莊設立義學、買地二十八畝、為延師之資、經沈前縣、賞以匾額、誠之志乘、非一方之善事乎、及高元林故後、伊子高之芳接管、書屋被水沖毀、多年賬目不清、田士信等、意欲將地劈分、即以瀦地等情、將高之芳控案、夫必謂此等公項、無田眾二莊之事、固屬盜強、然竟欲分肥、廢此善舉、亦復成何事體、高之芳不能善繼父志、斷令指地五畝、以了前賬、仍令高之芳高希曾等經管、將地租交出、延請塾師、認真整頓、毋使田眾二莊、有所借口、至附近各村、有貧不能讀書者、概准入學肄業、如再有爭此地畝者、即治

以多事之罪、並將植英義學改作平爭義學、以息訟端而垂永久焉、

大杜家、杜希林、有會客之室無名、請余名之、其名之奈何、衆皆昏昏、彼獨昭昭、遂以獨清名之、何言之、先是有張家河潰者、沙河南岸數十村、均由此瀉水、自黄河漫溢、淤塞數里、屢爲水患、余決意疏濬、勸工督工、均主斯室、有該莊奸民杜繼楨、杜青田、勾通王玉甫家莊王鳳鳴、欲錢上控、聚議斯室、希林御之、已招怨議、定每畝地派訟費錢壹千、希林又不從、怨益甚、以余在彼、敢伊何也、纏訟半年、未得直、而所費不貲矣、有云息借銀數百兩、寫杜希林名、俟余去後方控追、且將以任事中傷之、希林甚

其求所以遠害者、夫希林小康之家也、果如所云、則貽害於希林不淺、自應有所以防其後患者、因以獨謂名其室而爲之說詩而授之與曰、有訟希林者、以是說進、不辨自明矣、雖然、希林小康之家也、怨可解不可結、語云得罪眾君子、不得罪一小人、惜其疾之甚而亂也、希林得過且過、其毋以此爲護符、而有傷族誼也、則幸甚、

義之所在、正人守焉、利之所在、眾人趨焉、趨之不得則爭、爭利必賓義、害義則正人裹足不前、邪類乘隙而入、罔利營私、爲地方蠹、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尚何義之足云、王判循義集、始自雍正初年、買賣雜糧、並無斗級、擇約地殷實者一人充膺、原爲便

民而設、乃沿至於今、地方增至十六七八之多、均借斗級爲生、不惟與義集二字名實不符、亦累民日甚一日矣、正在設法整頓間、適有營混李承昌者、遮斷漁利、朦混冒充、與首事李思由等爲難、當經訊革驅逐、酌中定斷、另立新章、將從前浮冒地方革除、每街僅留一人、幫斗級維思護經理、並彈壓無知婦女滋事、每糶一斗、無論籮戶糶戶、均出大錢一文、爲斗級飯食之資、此外不准縱容名目、取所有抛撒土糧、仍歸糶戶、至集場照舊四街輪流、十四准不得過問、有此一番整頓、庶牟利者無計可施、而守義之士、亦可認眞經理、以無負設立義集之初心、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已、遂諭令該首事、立石以彌爭端而垂永久

詢芻追筆一篇邑舉人李鳳岡爲與修述崁病民而作也雖若情飄論有慨乎其言之實亦記事之文本實而道焉惟以居鄉旣見聞確鑿又留心時事故洞悉利弊設爲問答使民間疾苦歷歷如繪諸紙上彼當事者方沾沾自喜曰此以工代賑之善政也亦烏知擾民如此哉且善政足以擾民者又豈止以工代賑哉古人良法美意之所存不得其人以行之其爲害閭閻者亦多矣公之斯文誠可爲殷鑒哉

文內有曰有高田半里許竟不蒙赦又曰茫茫巨浸中擇其一洲一渚以爲此某莊之田因從而征之民之所以寃莫能白也誠仁人之言可以爲勘災者之炯鑒矣至其中之難以持平有

非一二語所能盡者、試約略言之、東省無摘綴每按莊估計、官值下鄉、必有押號頭莊長公地等領之、領至一二下窪處、其周圍十數村、或三二里、或五七里、此曰吾之地在是、彼亦曰吾之地在是、即押號頭亦曰果在是、夫焉有十數村之地盡在下窪者、是固不待智者而決矣、此而遽聽其言、如國課何、此而不聽其言、如病民何、不得已以距窪之遠近、定災之有無、以為庶得其要矣、然又烏知距窪近者之村之地果不在高阜耶、又烏知距窪遠者之村之地必不在下隰耶、而何以得持其平耶、不特此也、又有四面水圍、而不至為災者、以村在下隰、地在高阜也、有四面無水、而轉足為災者、以村在高阜、地在下隰也、此非神明

孰能辨無水之村而不準水圖之村者則欲其持平也難矣況押號頭之狡者與莊長公地等同謀一氣受其賄囑則極力道其苦未受則默無一言甚或訐其不苦以自表其忠稍有不察墮其術中矣先是聞東省有買災之說夫有買必有賣稍有人心豈肯爲此今乃知皆緣差役得以上下其手小民無知遂爲所愚耳故余到任後嚴革此弊查災不准押號等妄參一言三年以來此風庶息然必謂辦理持平則真有不敢自信者猶憶去歲氏字約何李家等莊余三四往勘均見其高阜地已種麥列入極輕雖事由自主焉知非押號者與此數村爲難故傾余高阜之地耶況鄰村有賑有緩而此數村者獨照常征收此亦

高田方半里未嘗準赦之類每一念及心輒不安今讀斯文益增內疚矣夫余平日既不時下鄉查災又無村不到而猶有此弊則至一邑中之區而派丁役分往者其爲弊又當何如耶向所聞買災者或即坐此歟甚矣查災之難而持平之尤不易易也惟司牧者多盡一分心小民即多受一分惠是則可以自信者若必曰無濫無遺則實有不能此博施濟衆堯舜所以猶病也歟

或有進一謀者曰寬無刻何如夫寬誠愈於刻矣然持此一往必將舉前此所云十數村共此一灾者皆緩征焉而後可且有灾指灾無灾指灾此風一長必至無村無災即無災亦無不

報災人人存一僥倖之私心稍有不遂捏造黑白謠言四起其不能持平當必有更甚者或曰然則當如之何以鄙人之見必力除積習另立新章但論地不論村有一畝受災之地即緩一畝受災之糧如此則無災者不得濫邀有災者不至遺漏庶可以兩得其平矣是所望於大吏區區牧令亦何能爲哉

或又有持征三緩七之說者何言之謂此村有地百畝成災僅三十畝則一概從征成災至七十畝則一概從緩也不惟概征則此三十畝成災者含冤概緩則此三十畝無災者倖獲且又烏從定爲三定爲七者畇畇原隰彌望無邊非若物之可以權衡可以斗量一望而知其輕重多寡者則又烏能持平耶吾故

日必欲持平非摘緩不可商之錢席乃云太涉繁碎恐辦不到

附

詢卻追節　　　李鳳岡

皇上御極之九年軫念山東災黎發帑百餘萬修築黃河隄以工代賑仁至深恩至渥也服古之儒翕然稱之有豐莊居士將設館於蕭貫舟東下日向夕至惠民之南境朔風颼起舟楫顛危與波上下榜人心悸束手無策漂泊至一村有老者緼袍立居士令舟登岸揖而求宿老者領之至其家敗址頹垣狼藉殊甚客舍尚整案有春秋數卷知亦讀書人也居士弔之老者曰此亦天也天欲殺之誰能生之幸蒙准災又將放賑受賜多

矣若余之東村災與余莊等徒以有高田方半里許竟不蒙淹、其苦倍甚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泚莊巨浸中而擇其一洲一渚、以為此係某莊之田、因從而征之此民之所以冤莫能白也、若士紳之曰、聞將修築堤、以工代賑每士一方給京錢三百二十文、為惡不游流離之民庶可少安乎、老者愀然曰、君誠長者不化紙上談兵之見也以工代賑則悲、派民出夫則擬請為君究言之

皇上為大局起見不與河爭地、因不惜遷隄以內數千萬頃數百萬家平情論之、所歷地畝按畝給價曾不足四分之一而又迫之出夫若干以何關於河中、其或德戒怨固不待

稽者而明矣且附境之民其去河或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以至百里不等而皆阻於水迄無途徑跋涉至河約須二三日之程且按地畝派夫其無田而自食其力者不得出夫出夫者必在有田之家有田者或不能任力作或家中之夫不給所派之數勢不得不僱夫僱夫則必給以價給以行路之糧此大累矣且首事奉委員之命興工有期必先將夫調齊或夫至而工不興或工興而價不給此三五日者將枵腹待乎抑僱夫者爲之具糧乎在不被水之鄉不啻贏糧而吞裹注洋巨浸中二年來科粒不獲官赦其丁銀而不能赦其出夫嗚呼孰知出夫有甚於丁銀哉恐

所領之賑以償傭夫之費而尚不足矣居士曰不派夫則夫不齊不足以成大功老者曰領子之言何極似有中人也遷延其土價苛求其工程則夫望而生畏必不齊若土價無懈叉發公允爭利者將踴躍而前矣且夫無定限則附近者之赴必多遠者自忖其道路之遠近但有利可取則亦赴盈樂輸以從樂輸情內求可一例論也獨不聞太守之事乎京修土河以工代賑而派領賑者赴工民皆那領卒之賑放而工未興則以領賑之人不必皆能赴工之人耳居士請其姓名曰吾居浮泛里姓名湮沒久矣觀子貌頗恂謹故爲此私論若當事之人方將藉成功以圖保

舉不欲聞此言也明日居士行舟中追憶覽其言有理慨然曰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誠不誣也因追而記之以稱詢芻追筆云